

從海外藏河間府方言文獻看句末助詞“哪”的來源

劉亞男、邵敬敏^{*}

暨南大學

提要

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哪”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前一詞是 -n 韻尾的語流音變，記作“哪₁”；二是來源於句末助詞“呢啊”的合音，記作“哪₂”。本文主要從海外藏河間府方言文獻出發，結合北京話文獻及當代河北相關方言資料，多角度證實了句末助詞連用形式“呢啊”的存在，從而論證了“哪₂”“合音說”的合理性。“呢啊”合音為“哪₂”後，其語氣表達也從“疊加語氣”發展為“複合語氣”，“哪₂”用於非疑問句，表達強烈的提醒語氣，用於疑問句，表達一種弱化的提醒兼深究語氣（有疑而問），或言者批評、責備的態度（無疑而問）。由於“哪₂”具有多重語氣且高頻使用，很可能會對跟它同音同行同位的“哪₁”產生“同化”作用，最終導致這部分“哪₁”跟“哪₂”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哪”。

關鍵詞

河間府方言文獻，呢呀（啊），哪，複合語氣，同化

^{*} 邵敬敏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劉亞男、邵敬敏。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問題的提出

關於句末助詞（也稱“語氣詞”）“哪”的來源，學界一直還有爭議。呂叔湘（1982 [1947]: 259）在介紹“語氣和語氣詞”時，把“哪”分成兩種：一種“代表 a 音和他的變化……前字收音於 n（天、人、真、飯），a 音和前字連起來說成 na，寫作‘哪’”；一種是“ne 後可加用 a，音合成 na，寫作‘哪’”。趙元任（1979 [1968]: 355–358）把助詞分為三類情形：語流音變、形態音變、兩個助詞連用合音，在對語流音變和助詞連用合音這兩種情形舉例說明時，都舉到了“哪”，說明趙先生也認為“哪”有兩種來源：一是來源於“啊”前一詞是 -n 韻尾的語流音變，二是來源於句末助詞“呢啊”的合音。前者道理比較容易理解，而後者經常受到質疑。郭小武（2000: 356）認為語氣詞開口度大小對應於語氣表達的強弱，開口度大的 a 韻詞對應於強語氣，開口度小的 e 韻詞對應於弱語氣，因此，“哪”是“呢”的強語氣變韻形式。陳穎、郭銳（2018: 18）和陳穎（2018: 198–239）認為“呢”經歷了語音弱化過程“ni-na-na”，當弱化為 na 時，就記寫為“哪”，“哪”是“呢”弱化過程中的一個次強形式。方梅（2016: 68）承認語氣詞連用合音說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還留有餘地：“前提是該語境裏確實有可能存在兩個連用的語氣詞”。可見，學界眾說紛紜，問題在於，這些說法都只是一種假設，缺乏語言事實的驗證，因此遲遲不能定論。

本文贊成“哪”的雙源說，將來源於語流音變的“哪”記作“哪₁”，來源於“呢啊”合音的“哪”記作“哪₂”。本文主要論證“哪₂”“合音說”的合理性，根據海外新發現的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及當代河北相關方言資料，並結合北京話文獻，探討“呢啊”合音為“哪₂”的機制及其功能，以及其對“哪₁”的同化作用。

本文所用的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下文簡稱“河間府文獻”）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用當時的河間府方言口語¹編寫的一批漢語文獻，包括教材、閱讀課本等，如《漢語入門：河間府方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間府*, 1895–1896，簡稱《河間府方言》）、《民間敘事》（*Narrations Populaires*, 1903，簡稱《敘事》）、《民間道德與習俗》（*Morale et Usages*, 1905，簡稱《習俗》）、《漢語口語教科書》（*Chinois Parlé Manuel*, 1912，簡稱《教科書》）等，²這些文獻都採用“漢語—羅馬字拼音—法語”對照的體例編寫，收錄了大量口語

¹ 清朝的河間府隸屬直隸省，河間府下轄河間縣、獻縣、肅寧縣、阜城縣、任丘縣、交河縣、寧津縣、景州、吳橋縣、東光縣、故城縣等一州十縣。由於戴遂良於 1887 年來華，1933 年逝世於獻縣，在華 46 年間，一直在直隸東南教區傳教，一生絕大多數時間都居住在教區總堂河間府獻縣（獻縣張莊天主教堂），因此，戴遂良所編文獻中所謂的“河間府方言”實際上主要指河間、獻縣一帶的方言，只是夾雜了周邊其他地區的方言成分。

² 《漢語入門：河間府方言》是兩卷本，由獻縣天主堂印書館分別於 1895 年、1896 年出版，分語音、語言機制、措辭三部分，採用“漢語—羅馬字拼音—法語”對照的編排體例。本文所用的語料是第三部分，從第 176 課到 500 課，還有 10 篇對話，有 22 萬餘字。

化程度非常高的句子和語篇，客觀真實地反映了 19 世紀末河間府方言的語音、辭彙、語法等面貌，具有很高的語言研究價值。

2. 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中的“呢呀”

在河間府方言文獻中，儘管沒有出現句末助詞“哪”，但有相當於“哪”功能的助詞連用形式“呢呀”。

2.1. “呢”

關於句末助詞“呢”，朱德熙（1982: 209–211）認為：一表時態，如“下雨呢”；二表疑問，用於特指問、選擇問和反復問；三表說話人的態度和情感，誇張語氣，把事情往大裏說，如“他會開飛機呢！”實際上，朱先生說的“表時態”，是言者對當前狀態的提醒，“表誇張語氣”是言者的一種誇張提醒。胡明揚（1987: 90）認為“呢”的作用是“提請對方特別注意自己說話內容的某一點”。邵敬敏（2014: 79–91）進一步指出“呢”在陳述句中表提醒，在疑問句（非是非問句）中表提醒兼深究。

我們原則上贊同“兩分法”：非疑問句中的“呢”表提醒，包括客觀提醒和誇張提醒，記作“呢₁”；疑問句中的“呢”表提醒兼深究，記作“呢₂”。可見表達“提醒”是句末助詞“呢”的核心功能。

在河間府文獻中，句末助詞“呢”的用法跟普通話基本一致，但語音標注為“ni”，趙元任（1979 [1968]: 359）曾指出“呢”音 ni 或 nyi。以《河間府方言》為例：

- (1) 他們在外邊兒說話呢，一會兒就來了。（《河間府方言》，358 課）
- (2) 那麼大小子了，還不識數呢！（《河間府方言》，187 課）

《民間敘事》由獻縣天主堂印書館於 1903 年出版，由 63 個長短不一的故事組成，這些故事底本取自《傳家寶集》《笑林廣記》《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等，有 14 萬餘字。

《民間道德與習俗》由獻縣天主堂印書館於 1905 年出版，由 23 個故事組成，很多改編自《聖諭廣訓直解》《傳家寶集》等，還有作者對當地的見聞輯錄，10 萬餘字。關於《習俗》的故事底本研究參看戴遂良（2022: 8–13）。

《漢語口語教科書》由獻縣天主堂印書館於 1912 年出版，是《漢語入門：河間府方言》的改編本，正文也分語音、語言機制、措辭三部分，本文所用語料為第三部分，近 19 萬字。該書扉頁特別注明“koan-hoa du Nord, non-Pékinois”（北方官話，非北京話），作者又對書名中的“漢語”做了解釋：“這裏說的‘漢語’是指北方話，比如說從奉天（Mukden，今沈陽及其周邊，筆者注）到黃河流域一帶所使用的語言”。據 Bernard（1927）介紹，《河間府方言》出版以後，非常受周邊教區神父們甚至外國人的歡迎，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需要，戴遂良推出了《教科書》，但 Bernard（1927: 335）同時也指出“他十分不願意捨棄河間府方言口語的長處（il ne voulut point perdre les avantages du parler de Hokienfou）”。將二者在語音、辭彙、語法等方面進行比對後，我們認為《教科書》實際上也屬於河間府方言口語教材。

- (3) 他和誰打官司呢？（《河間府方言》，365 課）
- (4) 這個藥是飯前吃哎，是飯後吃呢？（《河間府方言》，362 課）
- (5) 比方有人待你這樣，你願意不願意呢？（《河間府方言》，91 課）

例（1）（2）“呢”用於陳述句和感嘆句，分別表客觀提醒和誇張提醒，後者表達說話人的態度和情感，往往帶有言者的主觀評價。例（3）–（5）“呢”用於特指問、選擇問、正反問句，都表提醒兼深究的語氣。

2.2. “呀”

在河間府文獻中，“呀”語音標注為“ah”。戴遂良在給單元音音節的句末助詞和嘆詞進行語音標注時，通常加“h”。除了“呀”，還有“哎”語音標注為“eh”。這可能是受法語嘆詞拼寫的影響，這裏的“h”實際上並不發音，因此，河間府文獻中的“呀”並不是“啊”在韻尾 -i 後面的語流音變形式，實際就是“啊”。³

朱德熙（1982: 212）把“啊”也分為三個：一是用於特指問、選擇問和正反問句的“啊”，語氣比較隨便；二是用於是非問句的“啊”，為了驗證對方的意圖或已經說過的話；三是用於陳述句和祈使句的“啊”，帶有提醒或者警告的語氣。邵敬敏（2014: 75）將用於疑問句的“啊”分為兩個：一是“啊”在非是非問句裏有緩和語氣的作用；二是在是非問句裏有“驚疑”和“求答”的雙重功能。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啊”所表達的語氣很受句類制約，可分為三種：（1）“啊₁”用於陳述句、感嘆句和祈使句，起增強語氣的作用（在陳述句和感嘆句末分別增強感嘆、驚嘆語氣，在祈使句末加強祈使語氣），如“天氣真好啊！你快去啊！”（2）“啊₂”用於特指問、選擇問和正反問句，緩和直接詢問的語氣，如“想吃什麼啊？去上海還是廣州啊？那麼去不去啊？”（3）“啊₃”用於是非問句，表“驚疑”兼“求答”，如“你想去廣州啊？你不吃啊？”

在河間府文獻中，“呀”也可表達這三種語氣。以《河間府方言》為例：

- (6) 他是個能耐手呀，彈唱歌舞都會。（《河間府方言》，461 課）
- (7) 別著（讓）這個瘋子出去呀！（《河間府方言》，320 課）
- (8) 你們去道喜的，約攔了幾個人呀？（《河間府方言》，395 課）
- (9) 你嘗嘗這菜，這個鹹法還了的（得）呀？（《河間府方言》，230 課）

³ 河間府文獻中也出現了“啊”，有 8 例，有兩種語音標注：4 例標注為“ah”，只出現在“哼啊嘻的”中；4 例標注為“oh”，只做嘆詞，如“啊，是了！啊，我想起來了！”（《河間府方言》，455 課），後者實際上是“哦／噢”。關於這裏的“h”實際上並不發音，可能是受法語嘆詞拼寫的影響，浙江大學莊初昇教授和河北大學傅林教授也持同樣的觀點（私下交流）。

例(6)(7)“呀”相當於“啊₁”；例(8)“呀”相當於“啊₂”；例(9)“呀”相當於“啊₃”。

2.3. “呢呀”

在四種河間府文獻中，“呢呀”的語音標注均為 *niah*，形式上是兩個句末助詞連用，對應的也是兩個音節（*ni* + *ah*），這說明“呢呀”記錄的是兩個句末助詞連用形式，而不是一個音節（即“呢”的某種變體），實際上“呢呀”就是“呢啊”（為行文方便，下文除例句外，都寫為“呢啊”）。“呢啊”共出現 195 例，但用於疑問句只有 5 例，有兩種情況，一是用於特指問句，例如：

(10) 一豈敢勞神父的駕呢？

一好說，先生教著幾位令徒呢呀？（《河間府方言》，463 課）

(11) 一誰敲門呢呀？一我呀，快開開罷！（《河間府方言》，456 課）

以上兩例“呢啊”用於特指問，都可分析為“呢₂+啊₂”，“呢₂”表提醒兼深究的疑問語氣，“啊₂”有緩和疑問語氣的作用。

二是用於是非問句，例如：

(12) 一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呢呀？

一收拾了個半喇半兒，還沒收拾妥當呢。（《教科書》，397 課）

例(12)是非問句帶了“呢啊”，似乎違背了是非問句不能帶“呢”的規律。其實不然，“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呢”，這裏的“呢”是對當前情況的提醒，然後再用嘆詞“啊”進行追問，相當於“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呢，啊？”語速一快，“呢”與“啊”之間的停頓消失，就成了“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呢啊？”嘆詞往往獨立成句，但如果緊跟前句，停頓消失，就有可能前附變成句末助詞，這在漢語裏是相當常見的。例如“家中你好好照料，哦？——家中你好好照料哦。”因此，例(12)的“呢啊”其實是“呢₁+啊₃”。

“呢啊”用於陳述句和感嘆句，共 190 例，不能用於祈使句。例如：

(13) 咱們光顧了說話，外頭下雨呢呀。（《河間府方言》，對話 5）

(14) 哭的那眼淚，至如今還沒乾呢呀。（《敘事》，故事 53）

(15) 一你家俺大伯在家裏呢沒有哎？

一在家裏呢呀。（《教科書》，462 課）

(16) 學手藝比做媳婦兒不在以下，難的呢呀！（《河間府方言》，217 課）

(17) 他們小時家（小時候）在家裏，趕大了還得給人家做媳婦兒呢呀。（《習俗》，故事 8）

(18) 你這個瘡，若是不治治，久後落個疤痕，纔難看呢呀！（《教科書》，387 課）

例（13）–（18）“呢啊”都是“呢₁+啊₁”，表“提醒”兼“感嘆”。由於例（16）–（18）中的“呢₁”本身表誇張提醒，再加“啊”表達的語氣更為強烈。

表 1 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呢、呀、呢呀”所在句類

句類 句末助詞	非疑問句		疑問句			
	陳述句 / 感嘆句	祈使句	特指問	選擇問	正反問	是非問
呢	+	—	+	+	+	—
呀	+	+	+	—	—	+
呢呀（啊）	+	—	+	—	—	+

說明：“+”代表可用，“—”代表不可用。

3. 北京話文獻中的句末助詞“哪₂”

我們考察了語料連續性較好的北京話文獻《紅樓夢》（18 世紀 50–90 年代）、《兒女英雄傳》（19 世紀 40 年代，簡稱《兒女》）、《語言自邇集——19 世紀中期的北京話》（簡稱《自邇集》）、《京話指南》（1888，簡稱《京話》）、《小額》（19 世紀 90 年代）、《燕京婦語》（1906，簡稱《婦語》）、《評書聊齋志異》（一、二集）（1954，簡稱《評書》）等。⁴《紅樓夢》有 9 例“哪”，前一音節均為 -n 韻尾，⁵可用於陳述句、感嘆句、祈使句和疑問句，例如：

⁴ 《紅樓夢》，曹雪芹、高鶚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

《兒女英雄傳》，文康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語言自邇集——19 世紀中期的北京話》，威妥瑪（T. F. Wade）著，張衛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本文考察的語料是第三章的《散語篇》到第六章的《秀才求婚》中的口語片段。

《京話指南》，法國領事于雅樂（C. Imbault-Huart）編譯，法國 Ernest Leroux 出版社，1888 年。

《京話》有四部，前三部講語音、短語和句子應用，第四部語篇（“話章”）是小故事集，本文考察的語料是第四部語篇。

《小額》，松友梅著，劉一之標點 / 注釋，世界圖書出版社，2011 年。

《燕京婦語》（1906，影印本），北邊白血編譯，鱗澤彰夫整理，日本好文出版社，1992 年。

《評書聊齋志異》（一、二集），陳士和講述，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 年。

⁵ 我們也考察了更早的非北京話文獻《西遊記》（吳承恩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聊齋俚曲集》（出自《蒲松齡全集》，盛偉編，學林出版社，1998 年），“哪”前一音節均為 -n

- (19) 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紅樓夢》，117回)
(20) 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
(《紅樓夢》，90回)
(21) 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紅樓夢》，115回)
(22) 薛姨媽道：“又是蔣玉菡那些人哪？”(《紅樓夢》，90回)

《紅樓夢》沒有出現非 -n 韻尾的“哪”，這裏的“哪”宜看作來源於“啊”的語流音變的“哪₁”。例(19)(20)“哪₁”用於陳述句和祈使句，起增強陳述和祈使語氣的作用；例(21)並不是一般的特指問，而是反問句，反問句的核心功能是質疑或否定，因此，“哪₁”在此例中也起到增強質疑或否定語氣的作用；例(22)“哪₁”用於是非問句，表“驚疑”兼“求答”。“哪₁”跟“啊”的功能基本對應。

由於前一音節為 -n 韻尾的“哪”有可能是語流音變，為排除這一影響，我們特意只統計前一音節為非 -n 韻尾的“哪”。從《兒女》開始有了前一音節韻尾為非 -n 韻尾的“哪₂”。詳見下表 2：

表 2 北京話文獻中前一音節韻尾為非 -n 韻尾的句末助詞“哪”的使用情況

北京話語料	非疑問句		疑問句			
	陳述句 / 感嘆句	祈使句	特指問	選擇問	正反問	是非問
《紅樓夢》(0)	0	0	0	0	0	0
《兒女》 ⁶ (5)	4	0	1	0	0	0
《自邇集》(3)	3	0	0	0	0	0
《京話》(2)	2	0	0	0	0	0
《小額》(63)	53	0	0	0	0	10
《婦語》(123)	121	0	1	0	0	1
《評書》(370)	266	0	88	1	1	14

從上表得知：

韻尾，且只用於感嘆句：《西遊記》出現的“哪”均自驚呼語“天哪！”，《聊齋俚曲集》有 21 例“哪”，其中有 19 例都用於“天哪、官人哪”等驚呼語或稱呼語及“人哪哎呦”曲詞套語。這裏的“哪”肯定是“哪₁”。

⁶ 《兒女》中有些“哪”是近代漢語助詞“那”的殘留，不在我們的統計範圍，例如：我自己個兒造孽倒有其限，這是我為人家姑娘許的，那不給姑娘添罪過哪？(《兒女》21 回) 近代漢語助詞“那”在明清時期逐漸被“麼(嗎)”等所取代。關於近代漢語助詞“那”的出現和消亡及其使用過程中的發展變化，參看曹廣順(2014: 196-209)。

1. 縱向地看，“哪”是個很晚才出現的句末助詞，前一音節韻尾為非 -n 韻尾的“哪₂”直到 19 世紀末使用才多了起來。

2. 橫向地看，“哪₂”所使用的句類環境跟“呢啊”基本一致，也最常用於非疑問句中的陳述句和感嘆句，不能用於祈使句；用於疑問句主要是特指問，其次是是非問。“哪₂”用於陳述句和感嘆句，例如：

(23) 一那字你抄了沒有？一還沒抄哪。（《白邇集》，77 頁）

(24) 一我直想不出是還短什麼東西來，求老爺提醒我罷。

一還短酒盃哪。（《京話》，46 頁）

(25) 丙：在家哪，二哥，您好哇！乙：好哇！（《婦語》，115 頁）

(26) 嘖嘖！噯！你瞧人家，這才叫修了來的哪！（《兒女》，40 回）

(27) 這是四頂，連頂櫃是八抬哪！（《京話》，147 頁）

(28) 丙：他這個房富二奶奶要多兒錢房錢呢？

乙：房錢他說要租五兩哪！（《婦語》，117 頁）

方梅（2016: 75）認為“哪”用於非疑問句，意在宣告。其實，這裏“宣告”也可以理解為強烈的提醒語氣。

“哪₂”用於特指問句和是非問句，例如：

(29) 這小道童兒一瞧陳氏通紅的一張臉，喘籲籲的，東一頭西一頭地一通兒亂找，小道童兒也不知道是什麼事：“你這是找什麼哪？”（《評書一·畫皮》，55 頁）

(30) 嚇！外頭是歡聲遍地呀！是在這邊的住戶哇，全都高興極了。因為什麼高興哪？只要城一開呀……（《評書二·王者》，285 頁）

(31) 外：二少爺還沒當差哪？中：沒當差哪，念書哪。（《婦語》，17 頁）

(32) 額大奶奶說：“少爺還沒回來哪？”

李順說：“我告訴您，您可別著急呀。”（《小額》，42 頁）

(33) 誰叫您不穿那一雙大些兒的來哪？（《婦語》，166 頁）

(34) 幹嘛？這是幹什麼呀？你當這是賣牲口哪？（《評書一·雲翠仙》，206 頁）

方梅（2016: 74）認為“哪”“用在疑問結構裏構成反問句，意在責備、批評，或者是表達說話人的對立態度”。但從語境上看，例（29）（30）“哪”用於特指問句，例（29）是小道童兒問陳氏的話，例（30）語境中有“歡聲遍地、高興極了”等，可以看出二者並沒有責備、批評的意味，相反有一種緩和疑問的意味。陳穎（2018）對早期北京話語氣詞進行了考察，筆者發現其所舉的用於疑問句中的“哪₂”語例，也有不少並不表批評和責備，例如：

(35) 那麼是第幾頁第幾行哪？（《華日教室會話》，13 頁，陳穎 2018: 200）

(36) 往天津去的火輪船是多咱開哪？（《北京官話使用日清會話》，談論門第五章，陳穎 2018: 210）

例（31）（32）“哪₂”都用於是非問，但例（31）是一位外國人問一位中國人他家二少爺的情況，例（32）是額大奶奶向小廝李順問丈夫（小額）的情況，從語境上看，後者可能有責備的意味，而前者並沒有。例（33）（34）“哪₂”用於反問句，尤其是否定式，語氣比較激烈，帶有責備、批評的意味。

綜上，用於疑問句句末的“哪₂”是否表責備、批評的語氣，取決於該疑問句在具體語境中的交際意圖——是“有疑而問”還是“無疑而問”。當“哪₂”用於“有疑而問”時，“哪₂”使得整個句子的疑問語氣顯得更為委婉、緩和，這正是由於“哪₂”本身所隱含的“啊₂”帶有緩和語氣的作用；當“哪₂”用於“無疑而問”的反問句時，言者旨在強調個人立場而非尋求答案，此時句子的否定和反駁意味被強化，自然衍生出責備、批評的語氣。

4. “合音說”的其他證據

4.1. 文獻旁證

有意思的是，我們還發現了一些有力的文獻旁證。戴遂良在《河間府方言》前言中羅列了 11 種“經常引用的著作”，其中就有狄考文出版於 1892 年的《官話類編》（第一版，簡稱《類編》）。⁷對比這兩種文獻得知，《河間府方言》中有不少句子是對《類編》的轉寫，其中，《類編》中的句末助詞“哪”就被轉寫為“呢啊”，例如：

(37) a. 誰敲門呢呀？（《河間府方言》，456 課）

b. 誰敲門哪？（《類編》一，61 課）

(38) a. 家裏鎖著門呢呀，俺娘帶著鑰匙走了。（《河間府方言》，456 課）

b. 家裏鎖著門哪，我媽帶著鑰匙走喇。（《類編》一，61 課）

這更說明“哪”其實就是“呢啊”的合音，二者可以無條件轉寫。很可能由於“呢啊”在當時的河間府方言中還沒完成合音，還處於演變過程中，戴遂良才將《類編》中的“哪”轉寫成“呢啊”。

⁷ 《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編，第一版，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2 年。本文援引的這兩例在第二版《類編》也有，由於這兩例是《河間府方言》從《類編》中轉寫來的，依照的版本應該是早於它出版的，所以這裏援引“《類編》一”的例子。

4.2. 來自當代河北方言的佐證

“哪”的“合音說”在當代河北方言中也能找到證據，只是發展過程表現出不平衡性，也正是這種不平衡性使我們得以嘗試構擬“呢啊”的合音過程。在河北唐山方言中，並不存在句末助詞“哪”，但存在位於句尾的“呢啊”。習丹丹（2016: 57–63）將連用形式“呢啊”語音標為 [niA]：

(39) 吃飯呢啊 [niA] ？

(40) 一你現在幹啥呢 [ni] ？一我正吃飯呢啊 [niA] ！

(41) 他們家有三頭牛呢啊 [niA] ！

在河北吳橋方言中，雖然劉娜（2011: 11–12）寫做“呢”，但語音卻標為 [niǎ̃]。例如：

(42) 他們幾個幾點走呢 [niǎ̃] ？

(43) 你就瞎折騰吧，你說你倆往後指著嘛過日子呢 [niǎ̃] ？

在河北霸州話中，桑宇紅、郭蒙（2021: 117）將主要用於是非問句以外、表疑問語氣的“呢”語音標注為 [niɛ²¹]，認為“呢”的本字是“那”。例如：

(44) 吃點兒嘛兒呢 [niɛ²¹] ？

(45) 我怎麼就不記得呢 [niɛ²¹] ？

在我們調查的當代河間、獻縣一帶方言⁸中，“呢啊”連用現象已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哪”，但“哪”實際上是一個記音字，讀音一般比 [na] 開口度小，又比 [nə] 大（不是“呢”，“呢”在當地方言中的讀音為 [ni]），可以擬為 [næ]。例如：

⁸ 調查合作人：獻縣城區，趙 GX，女，60 歲，高中，小學教師，長期在本地生活；魏 CJ，女，54 歲，高中，會計，長期在本地生活；林 LX，男，30 歲，本科，公務員，在本地出生長大，18 歲以後外出讀書（天津），畢業後回本地工作生活；獻縣城郊橋頭，李 ML，男，62 歲，初中，個體戶，長期在本地生活；獻縣城郊陳莊村，陳 LL，女，22 歲，初中，服務員，長期在本地生活；獻縣臨河，蔡 M，女，54 歲，上過兩年小學，農民，長期在本地生活；蔡 SQ，女，58 歲，初中，個體戶，長期在本地生活；李 CL，29 歲，個體戶，初中，長期在本地生活；獻縣韓村，姜 ZL，女，62 歲，上過兩年小學，長期在本地生活；獻縣淮鎮，王 HZ，女，73 歲，沒讀過書，長期在本地生活；河間故仙鎮，張 JS，男，54 歲，大專，公務員，26 歲以前在河間故仙鎮生活，之後在河間市工作生活；河間市區東關村，張 Y，女，56 歲，高中，小學教師，長期在本地生活。

(46) 你怎麼想幹麼就幹麼哪 [næ] ?

(47) 別讓（菜）嘍，我今兒早兒吃的多著哪 [næ] ！

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方言中，句末助詞連用並發生合音的現象較為普遍，如河間府方言文獻中“呢呀 niah、呢哎 nich、呢嚨 niang”句末助詞連用（劉亞男 2017），河北臨西方言中“呢+哎”的合音詞“叻”（唐健雄 1996）。在吳繼章（2008: 232）調查的河北方言中，讀 [n-] 聲母的“呢”有 [ni][niɛ][nɛ][nian][nai] 等讀音，⁹ 並指出“某些方言點的‘呢’的讀音有可能是一種含‘呢’的合音形式”，“呢”“寫成別的形式時表示的多是‘呢’和其他語氣詞合音的成分”。雖然這些讀音是“呢”由連讀變音中的同化（或異化）造成的，還是“呢”與其他成分的合音造成的，很不容易區分（吳繼章 2008: 231–232），但歷史文獻記載與當代方言事實的互證，還是給我們探討“哪”與“呢啊”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

總之，“呢啊”與“哪₂”兩種書寫形式，其功能呈現出基本對應的格局。根據“哪₂”在河北方言共時平面的表現，河間、獻縣一帶方言中“哪₂”的合音過程可構擬為 [ni·a] → [niæ]/[niɛ] → [næ]。

早期北京話“呢”也是讀 [ni] 的（趙元任 1979 [1968]: 359；陳穎 2018: 205），且也都讀輕聲，其單元音韻母很容易脫落，可以推測北京話“哪”的合音過程可能為 [ni·a] → [nia] → [na]。

至於源於語流音變的“哪₁”，其在北京話中較為普遍，但在河北方言中，“啊”在前一音節為 -n 韻尾後並不總會發生音變，如在讀為“啊”但字形寫作“呀”的河間府方言以及河北吳橋、唐山、贊皇等方言中：

(48) 他家孃兒們兒孤兒寡婦，真難混呀 [ah]。（《河間府方言》，200 課）

(49) 就是俗話說的，一人難稱百人心呀 [ah]。（《敘事》，故事 36）

(50) 吳橋：不認得的人你可別給開門啊！（劉娜 2011: 22）

(51) 唐山：你不吃飯啊？（習丹丹 2016: 37）

(52) 贊皇：你哥哥這人啊，他就是太老實。（張子怡 2025: 71）

⁹ 該文以河北方言中讀 [n-] 聲母的“呢”與“呢”對應，讀 [l-] 聲母的“呢”與“哩”對應為出發點展開討論的。

5. 從“呢啊”到“哪₂”：從疊加語氣到複合語氣

5.1. 從句末助詞連用式“呢啊”到複合式“哪₂”

句末助詞連用的動因主要是話語中需要表達比較複雜的語氣，原先的單一句末助詞已經不能適用這一需求了，比較簡便可行的途徑就是在句末固有助詞的後面再續加一個助詞，在句法位置上只能放在原助詞的後面，這就造成了兩個助詞的線性連用。儘管結構上這一新的助詞是附加在整個句子上的，跟前一個助詞屬於不同的結構層次，但是線性位置上，由於緊挨著前一個助詞，這就為兩個助詞的糅合提供了位置上的方便，而且兩個又都是輕聲，很容易造成合音的結果。需要注意的是，“呢啊”形式上似乎緊密連在一起，其實屬於不同的層次，應該看作是“跨層次組合”。例如“外面下雨呢啊！”的層次分析應該是“外面下雨 // 呢 / 啊！”

在高頻使用的情況下，兩個句末助詞通過合音就演變成一個新的句末助詞了。換言之，從原先的兩個句末助詞疊加演變為一個新的句末助詞的同時，其表達的語氣也從“疊加語氣”演變為“複合語氣”了。

5.2. 從“疊加語氣”到“複合語氣”的演變

- (53) a. 外頭下雨呢啊。
b. 外頭下雨哪。
- (54) a. 他不但做賊，還放火呢啊！
b. 他不但做賊，還放火哪！
- (55) a. 你找什麼呢啊？
b. 你找什麼哪？
- (56) a. 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呢啊？
b. 那間房子還沒收拾哪？

分別比較例（53）（54）的兩句，（53a）（54a）的“呢啊”為“呢₁+啊₁”，表達的語氣是在提醒語氣上疊加感嘆語氣。要注意的是，由於“啊₁”在最外層，體現的實際上是全句的感嘆語氣，而“呢₁”在內層，其提醒語氣則相對弱化，即“啊₁”強“呢₁”弱。但合音為（53b）（54b）的“哪₂”後，兩者形成一種新的“複合語氣”。具體而言，例（53b）由於是陳述句，“感嘆”減弱，“提醒”增強，“哪₂”表達的是帶有輕微感嘆意味的提醒；例（54b）是感嘆句，強化了提醒語氣，使其往往帶有言者強烈的主觀評價。無論用於陳述句還是感嘆句，合音後的“哪₂”所表達的語氣都比單用“呢”更為強烈，強烈的提醒語氣也可以理解為宣告（方梅 2016: 75）甚至警告。

比較例(55)兩句，(55a)的“呢啊”為“呢₂+啊₂”，用於特指問句的“呢啊”“哪₂”都有“提醒”兼“深究”的疑問語氣，但(55a)由於“啊₂”在最外層，“緩和”是全句主要表達的語氣，因此，(55a)比(55b)表達的疑問語氣更為委婉。但(55b)中“哪₂”表達的語氣取決於疑問句的交際意圖：有疑而問時，“哪₂”表達一種弱化的提醒與深究語氣；無疑而問時，“哪₂”表達批評、責備的語氣。

例(56)的兩句都是是非問句，(56a)的“呢啊”是“呢₁+啊₃”，表達言者對當前事態的驚疑，並伴隨求解的意圖，而“驚疑”之中往往隱含不滿情緒，因此，來源於“呢₁+啊₃”的“哪₂”常用於是非問句反問形式，“提醒”之外還兼表“否定立場”，表達言者批評、責備的態度。

有學者把“哪”當作“呢”的強語氣形式或次強形式，我們認為“哪”之所以比“呢”表達的語氣強，正是因為“哪”是“呢啊”的合音，其本身就有“感嘆、驚嘆、驚疑”等強語氣基因，而不是“呢”韻母開口化或者語氣強化。

方梅(2016: 73)認為“哪”與“呢”的分工在於用“哪”“可以幫助聽者更明確言者的意圖”，這一觀察是敏銳的。我們嘗試作出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呢”的提醒語氣，還是提醒兼深究語氣，都是互動行為，已經體現了言者的交際意圖，而合音形式“哪₂”進一步融合了“啊”所表達的主觀情感與態度，這種功能的疊加與固化，自然比“呢”更能明確言者的交際意圖與情感立場。因此，“哪₂”可以說是一個立場強化的互動標記。

5.3. “哪₂”對“哪₁”的“同化”

前一音節為非-n韻尾的“哪”，語流音變的前提條件不存在，自然是“哪₂”；前一音節是-n韻尾、且用於祈使句的“哪”，一般是“哪₁”，因為源自“呢啊”合音的“哪₂”不大能用於祈使句。例如：

(57) 您可別嫌煩哪。(《京話》，227頁)

(58) 老李，開門哪。(《婦語》，119頁)

但有些情況，前一音節是-n韻尾的“哪”到底是“哪₁”還是“哪₂”呢？例如：

(59) 睡夢之中，那兒經得起那麼大的響聲兒震哪？(《自邇集》，278頁)

(60) 到底多兒錢哪？(《京話》，133頁)

(61) 等到日平西，也不見來，算是白等了一天哪！(《自邇集》，265頁)

(62) 還告訴你，咱們師父的道法無邊哪，可以說是神通廣大！(《評書一·嶗山道士》，6頁)

例(59)(60)“哪”用於疑問句，若是“啊”的語流音變，那麼，“哪₁”只表詢問，且語氣比較委婉，不帶“啊”就顯得有點直接突兀(邵敬敏 2014: 71)；但例(59)是反問句，無論是“哪₁”還是“哪₂”，“哪”都有增強否定語氣的作用，例(60)語境中有副詞“到底”，無論是“哪₁”還是“哪₂”，言者都有深究的意圖。而例(61)(62)的“哪”無論是“哪₁”還是“哪₂”，都有增強語氣的作用(感嘆、驚訝、誇張等)。因此，前一音節是 -n 韻尾的“哪”到底是“哪₁”還是“哪₂”呢？

“哪₁”跟“哪₂”相比，“哪₁”只是“啊”的語音變體，表達的功能跟“啊”幾乎沒有區別，缺少擴張衍生的動力；而“哪₂”是多重語氣的複合，功能更為細膩且豐富，一經產生就得以高頻使用。在文獻考察中，我們也發現在《小額》《婦語》《評書》等文獻中，前一音節為非 -n 韻尾的“哪”出現的頻率要遠遠高於 -n 韻尾的“哪”。

“哪₂”的複合語氣、高頻使用，再加上其跟“哪₁”完全同音同形，很可能會對跟它使用環境相同的“哪₁”產生“同化”(assimilation)作用，從而使得“哪₁”也獲得了“哪₂”的類似功能，最終達到“同化”的結果。事實上，在相同的句類環境中，我們從語感上已經很難區分 -n 韻尾後的“哪”是“哪₁”還是“哪₂”了。可見，“哪₂”的高頻使用與表現力豐富，以及跟“哪₁”完全同音同形同位，是“哪₁”在功能上被“哪₂”同化的主要原因。

5.4. “哪”的進一步發展

“呢啊”在沒有完成合音之前，其後不能再加其他句末助詞，合音為“哪”之後，其後還能再使用“吧、嗎”等句末助詞。例如：

- (63) 沒告訴你等著堂官過平哪嗎？(《小額》，7-8 頁)
- (64) 我問問你，她不是還在你們這兒哪嗎？(《評書二·瑞雲》，225 頁)
- (65) 你中學堂還沒畢業哪吧？(老舍《三兄弟》，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 (66) 趁機解氣是不是？我心裏可明白著哪啊！(陳建功《皇城根》，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學界通常認為句末助詞連用時，“表示說話人的態度或情感”處在最外層(朱德熙 1982: 208)，“啊”已經是處於最外層的句末助詞了，那源自“呢啊”合音的“哪”為什麼後面還能再加句末助詞呢？這也是有些學者認為“合音說”無法解釋的語例(陳穎、郭銳 2018: 2；陳穎 2018: 199)。這其實類似於語言演變中的“語義磨損”(bleaching)現象。比如北方官話中的第一人稱代詞“俺”，原本是“我們(每)”的合音(呂叔湘 1999: 17)，合音後，作為單音節人稱代詞的形式逐漸固化，隨著形態上的改變和廣泛使用，其整體表示複數的語義發生磨損，人們又創造了“俺們”來表示複數。同理，“呢啊”合音為“哪₂”後，形式逐漸固化，“呢、啊”尤其是處在

最外層的“啊”，其所表達的語氣也受到了磨損。因此，形式上脫胎於“呢啊”以後，“哪₂”又進一步發展了，以至於其後還可以再帶其他句末助詞。

6. 結語

本文從海外藏清末傳教士所編寫的系列河間府方言文獻出發，多角度論證了句末助詞連用形式“呢啊”的存在，從而論證了“哪”“合音說”的合理性。合音後的“哪₂”，在非疑問句中，表達強烈的提醒語氣；在疑問句中，表達一種弱化的提醒與深究語氣（有疑而問），或言者批評、責備的態度（無疑而問）。從其表達的功能看，“哪₂”可以說是一個立場強化的互動標記。¹⁰由於“哪₂”具有多重語氣，而且高頻使用，很可能會對跟它同音同形同位的“哪₁”產生“同化”作用，使得“哪₁”獲得了“哪₂”的功能，最終導致這部分“哪₁”跟“哪₂”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哪”。

此外，新材料的發現能為漢語學界由於材料缺乏而產生的爭議性問題提供一些佐證和啟發。本文關鍵點是在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中發現了句末助詞“哪”的前身“呢呀（啊）”的客觀存在，並獲得北京話文獻及當代河北相關方言材料的驗證，這顯然跟北京話的發展並不同步，體現了語言（方言）發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鳴謝

感謝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於傳教士文獻的河北方言語法演變研究”（21CYY00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從清末河間府珍稀方言文獻看北京話語法的演變軌跡研究”（19YJC74004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漢語五大方言比較及數據庫建設”（22&ZD29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23JNQ41）的支持。感謝《中國語文通訊》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他們提出了十分寶貴的修改意見。

參考文獻

- 曹廣順。2014。近代漢語助詞。北京：商務印書館。Guangshun Cao. 2014. *Jindai Hanyu Zhuc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陳穎。2018。早期北京話語氣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ing Chen. 2018. *Zaoqi Beijinghua Yuci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陳穎、郭銳。2018。從早期北京話材料看語氣詞“呢”和“哪”的關係。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五十八輯），36–66。北京：商務印書館。Ying Chen & Rui Guo. 2018. Cong zaoqi Beijinghua cailiao kan yuci “ne” he “na” de guanxi.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ed.), *Yuyanxue Luncong*, diwushiba ji, 36–66.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¹⁰ 即便是弱化的提醒與深究語氣，也鮮明地表達了言者的立場。



- 戴遂良。2022。民間道德、習俗與民間敘事，盧夢雅、任哨奇（編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Léon Wieger. 2022. *Minjian Daode, Xisu yu Minjian Xushi* [Morale et usages narrations populaires], comp. and trans. by Mengya Lu & Shaoqi Ren.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方梅。2016。北京話語氣詞變異形式的互動功能——以“呀、哪、啦”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 2。67–79。Mei Fang. 2016. Beijinghua yuqici bianyi xingshi de hudong gongneng: Yi “ya, na, la” weil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67–79.
- 郭小武。2000。“了、呢、的”變韻說——兼論語氣助詞、嘆詞、象聲詞的強弱兩套發音類型。中國語文 4。349–362, 383。Xiaowu Guo. 2000. “Le, ne, de” bianyunshuo: Jianlun yuqi zhuci, tanci, xiangshengci de qiangruo liangtao fayin leixing. *Zhongguo Yuyan* 4. 349–362, 383.
- 胡明揚。1987。北京話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Mingyang Hu. 1987. *Beijinghua Chu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劉娜。2011。吳橋方言語氣詞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Na Liu. 2011. *Wuqiao fangyan yuqici yanjiu*. Shijiazhuang: He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劉亞男。2017。清末河間府方言文獻《漢語入門》語法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anan Liu. 2017. *Qingmo Hejianfu fangyan wenxian “Hanyu Rumen” yufa yanjiu*.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呂叔湘。1982 [1947]。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82 [1947]. *Zhongguo Wenfa Yaoli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1999。釋“您，俺，咱，咱”，附論“們”字。見呂叔湘全集 2。1–35。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Shuxiang Lü. 1999. Shi “nin, an, zan, zan”, fulun “men”zi. In *Lü Shuxiang Quanji* 2, 1–35. Shenyang: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 桑宇紅、郭蒙。2021。河北霸州話語氣詞“啦”的語法疊置現象——兼論現漢語氣詞“呢”的來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11–119。Yuhong Sang & Meng Guo. 2021. Hebei Bazhouhua yuqici “la” de yufa diezhi xianxiang: Jianlun xian Han yuqici “ne” de lai yuan. *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111–119.
- 邵敬敏。2014。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Jingmin Shao. 2014. *Xiandai Hanyu Yiwennu Yanjiu, zeng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唐健雄。1996。臨西縣志·方言章。北京：方志出版社。Jianxiong Tang. 1996. *Linxi Xianzhi: Fangyan Zhang*. Beijing: Fangzhi Chubanshe.
- 吳繼章。2008。河北方言中的“呢”。見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語言學報》編委會（編），中國語言學報 13，228–240。北京：商務印書館。Jizhang Wu. 2008. Hebei fangyan zhong de “ne”. In *Zhongguo Yuyan Xuehui Zhongguo Yuyan Xuebao Bianweihui* (ed.), *Zhongguo Yuyan Xuebao* 13, 228–24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習丹丹。2016。河北唐山方言語氣詞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Dandan Xi. 2016. *Hebei Tangshan fangyan yuqici yanjiu*. Shijiazhuang: He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張子怡。2025。河北贊皇方言語氣詞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Ziyi Zhang. 2025. *Hebei Zanhuan fangyan yuqici yanjiu*. Shijiazhuang: He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趙元任。1979 [1968]。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Yuen Ren Chao. 1979 [1968]. *Hanyu Kouyu Yufa*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Bernard, Henri. 1927. Bibliographie méthodique des œuvres du père Léon Wieger.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25(3/4). 333–345.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26853> (accessed 15 June 2021).



On the Source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na* from Overseas Collections of Ho-Kien Fu Dialect Documents

Yanan Liu and Jingmin Shao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na* has two origins: first, it derives from a phonetic change of *a* when the preceding word has an “-n” coda, denoted as *na*₁; second,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yllabic fus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ne* and *a*, denoted as *na*₂. Drawing on a series of Ho-Kien Fu dialect documents compiled by late Qing missionaries, and supplemented by Beijing dialect documents and contemporary Hebei dialect data,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secutive use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ne* and *a*, thereby substantiating the plausibility of the syllabic fusion theory for *na*₂. After *ne a* fused into *na*₂, the mood expressed by *na*₂ has also developed from superimposed mood to composite mood. Specifically, in non-interrogative sentences, *na*₂ conveys a strong reminding mood;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t conveys a mitigated pragmatic force of reminder and inquiry (in information-seeking questions), or the speaker’s critical or reproachful stance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Owing to its multifunctionality and high frequency, *na*₂ likely exerted an assimilative effect on *na*₁, which is homonymous and occupies the same syntactic position. This ultimately led to the merger of this portion of *na*₁ with *na*₂, together constituting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na* in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Ho-Kien Fu dialect documents, *ne a*, *na*, composite mood, assimilation

通訊地址：廣州 天河區 暨南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lyn88@jnu.edu.cn（劉亞男）

tshjm@jnu.edu.cn（邵敬敏）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2月2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1月12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1月2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2月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